



匆匆一瞥

程觀心

上個月去台中一次，朝去夕歸，

來回都乘的柴油快車。行得快速，逗留短促，無論是途中景物，台中街頭風光，菩提樹的雅舍，佛教會館和蓮社的淨境，以及農學院的林蔭和藝圃，皆在我眼中匆匆一瞥而過，而一瞥之下，却永銘記憶。

一個陌生的地方，在未去過以前，幻想的畫師，總喜歡私自給它空擬一個圖樣。實際上跑去一看，所想像的全不是那回事。然而，自後，想念再不會那樣幻渺，迷惘了，連夢也有了着落。

台中街頭是那麽幽靜，鳳凰木似有層次的鳳鳥的尾翼，沉沉的綠，有節奏的排列着。微風輕扣，彈出悠悠的翠色旋律。我的孩子就住在那鳳凰木後的高樓上。——一座塵封的古舊的樓房。

當我初認清了他的環境，不禁有點惴惴不安，我直覺着那屋子不乾淨。這「不乾淨」，包括着「欠清潔」與說不出的神秘陰森。這座樓房，本來是開醫院的，醫院關了門，才把空屋租給農學院沒有宿舍的學生，學生就睡在病人的床上，以前那些床，也許……。房子建築得不壞，跑進去可是一陣衝鼻的霉味。陰暗滿佈灰塵的

通道，通向後進的小天井，地上汪着雨天的積水，踏在松樹落下的針葉厚氈上，像走在荒涼的郊野。我又不止一次的暗忖：這房子果然不乾淨，會不會是鬧鬼？怎麼一派無人過問的樣子？

十七歲的兒子，初次負笈他鄉，在母親的心上，依然是個六、七歲的小孩；小小魯濱遜，被放逐到荒島上來了。雖然他信上一再說：「一切漸漸習慣，生活安排得很有秩序，每夜一覺睡到大天光……」我終要來看一看，他究竟如何處理他的生活。

結果，我這趟旅行的成就，不外替他做了幾件瑣碎的小事。第一，強迫他理了一次髮，因為他平時最怕修頭，現在住在無人管的區域，樂得讓他一頭的蓬蒿茁長不已了。其次，清除去他半屋子的甘蔗渣。據說學校的伙食很壞，菜的味道，其苦不堪，吃起來和吃藥一樣。他不得不每天買根甘蔗甜甜嘴，而且甘蔗是那麽便宜，又富營養。再次替他鋪床疊被，把散亂的書報，樂譜，廢紙，清理出個頭目來。橫七豎八掛滿的衣衫，襪褲，一樣樣收下來，折疊好。重新沿着窗邊，門背釘了釘子，牽起鉛絲，留着涼掛衣服。又買了一塊布來，縫了窗帘，擋住了西曬的太陽。

我拜候了女房東，懇托她多多照應。原來他的先生到外埠做事去了，她領着五個孩子，又沒有傭人幫忙，難怪這偌大的一座房子，弄不清爽了。

下午，孩子領我去看他的學校。農院與花草樹木關係密切。所以一走上園光路就有公園的意味。夾道是高大的鳳凰木，外圍又栽了兩排不同的樹，濃蔭交蓋，合成一道深邃的穹門，這林蔭大道，自然吸引着向前途幽禱處走去。

這裡的一衣一木，果然與別處不同，都是經過專家化了工夫培植出來的。長青的細葉灌木，修剪成飛鳥，方几、圓凳、沙發的形態，走累了，很想坐上那綠葉的矮椅，休息一會兒哩。

遼闊的牧場上，遠遠有嚼草的牛羊。近處的綠茵間有開着粉紫花球的含羞草。脚尖輕輕一碰，立即「合掌低頭」，我第一次見到這種敏感有趣的小植物，忍不住要去捉弄它，觸摸它，我們逗留在草坪上，尋尋覓覓，以它的「低頭合掌」為樂，竟忘記身在何處了。

走呀走的，地域野而無擋，太太太遠了，累的一身汗，最後發現禮堂的鋼琴邊有張凳子，我坐下來休憩，孩子揭開琴蓋，指間馬上跳出一「美麗的音調」，正如「清溪流」流注空間，沁涼的風帶着丹桂的香郁，拂乾了汗水。室外綠樹紅花，繚繞在遠遠的山嶺，啊！我目擊十七年的時光飛逝；自己的學生時代查遠了，現在又臨到孩子——大學生活開始，今後他在這兒幾年的光陰，看是遲緩，又將匆匆而過

，但願這剎那的感受頓成永恒的解悟。

黃昏將臨，特走訪菩提樹主編朱居士，一抹淡淡的斜陽，照在門前的壁報板上，我細細地把些圖片都看看。他們樓上的雅舍，靜而又淨，臨馬路，而無塵囂的干擾，又出乎我的意外。承主人賢伉儷殷勤招待，又陪伴去拜望在佛教會館講學的南亭師傅。那兒正在興建一座鋼筋洋樓，南師領我們各處瞻望一轉，很有寂寂脫塵的感覺。回來的路上，順攬蓮社參觀，這裡經常辦補習班，吸引青年歸向正法，朝氣蓬勃。門前流過悠悠的「綠溪」，我想總有一天，那片澈潔的水上，會開出清美的蓮花。

暮靄迷茫中，我們又踏上「天橋」，乘上回台北的柴油快車。孩子送到剪票的柵欄邊，揮揮手，做出不在乎的神情，掉頭而去。我知道，有同學在旁邊，他要故意擺出鐵漢的氣概，委實他是「大人」了，今後他得獨立度着「遊子」的生涯。一轉身，却看見朱居士夫婦送行來了，他們直等到車子開動，才揮手別去，拳拳盛情，實在有些過意不去。

火車喀喀喀地向前飛滑，鋼鐵的輪子，套在筆直的軌道上，含有節奏的韻律，似乎向我反覆地喊出一個口號：「沒有離開過母親的孩子，是塊生鐵！」

在台中僅留了幾小時，吸受的印象可不少，一切是如此的安定，悠閒，清爽，的確是個讀書的好地方，我決意抱着「喜捨」的心，讓這塊生鐵，投入洪爐，去接受鍛鍊了。